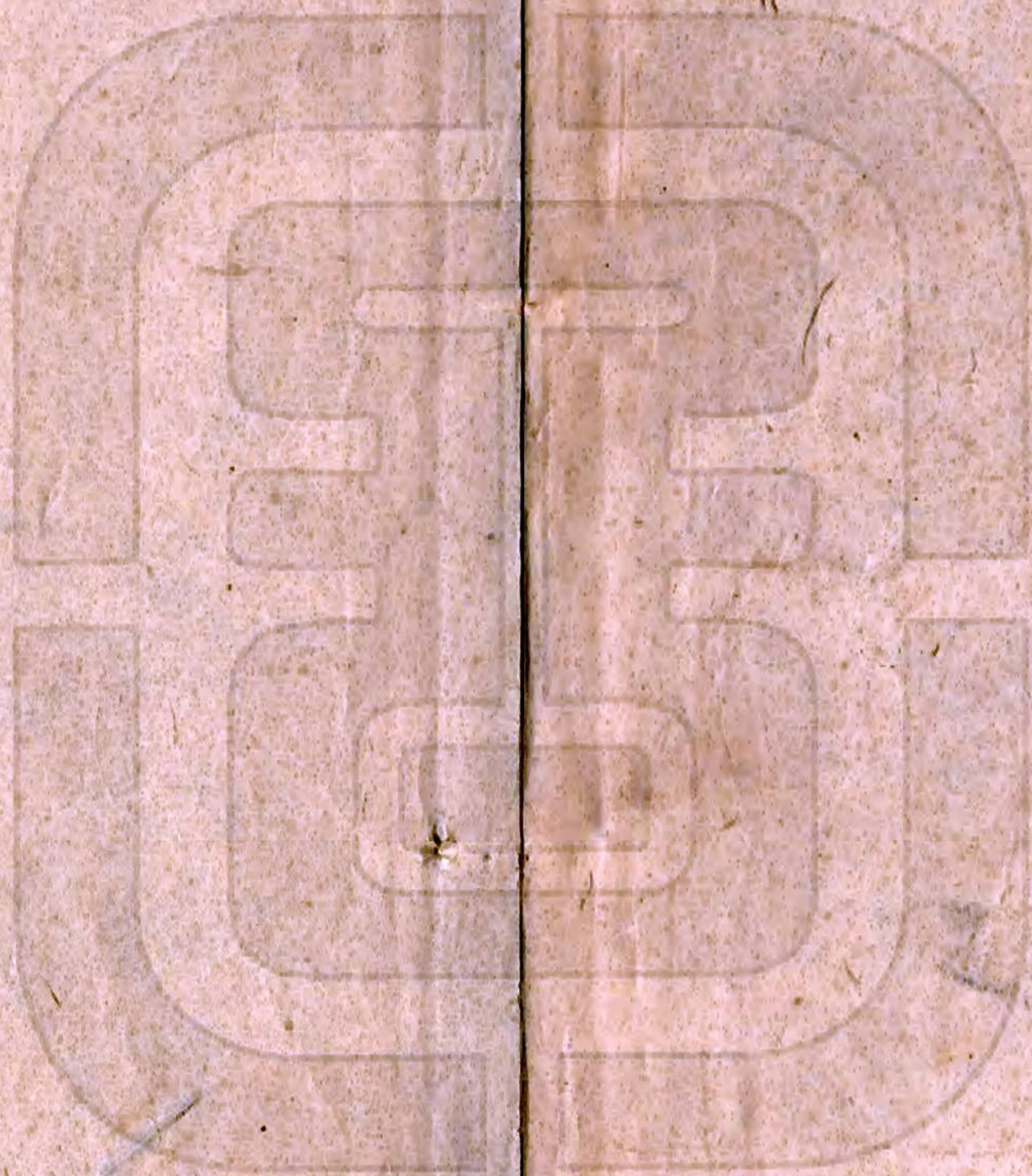


游滇紀事

1525
925.1



例言

- 一是編分爲游滇紀事。滇南名勝。滇事調查三大端。
- 一游滇紀事。凡關於來滇經過地方。及應行預備各事宜。無不備載。
- 一滇南名勝。凡滇省各處名勝。如西山安甯溫泉等。不下十餘處。均係紀游。對於溫泉之整理。言之尤詳。
- 一滇事調查。凡關於滇省面積。地勢。人口。氣候。風俗。種族。道路。出產。商務等。無不調查精確。
- 一末附由重慶入滇赴緬甸道里等表。閱游滇紀事。可知海陸舟車之便利。閱道里表。可知關山跋涉之艱難。

重印游滇紀事自序

游滇紀事一書余於民國五年任職雲南稽核所時所作也日月不居忽忽又十有四年矣前序擬推行四事開發滇中物產至今尙未實現國家多故各行省建設事業亦因之停滯良可惜也書中所載雖間有爲過去之事實然紀事名勝調查三大端按之目前狀況無稍差異仍足爲游滇指南是書初印千部早已分贈一空各處友人函索紛至沓來幾無以應茲擬重付剞劂藉供參考並望大局迅告統一俾余前序條擬各事次第實施開闢邊隅之富源蔚成西南之重鎮此則所馨香禱祝以企之者耳

中華民國十九年皖南廣德錢文選自序於兩浙稽核所

自序

中國近數十年來。日就貧弱。說者莫不謂因萬國交通。洋貨入口。漏卮日多所致。此固然也。殊不知交通世代。人可以貨物輸入。我亦可以貨物輸出。交互利益。此天不令一國藏其所有。而使大地之物產。人民之工藝。共現於世。可爲世界開大同之基。萬國得通商之利。人民享天然之樂也。惟人以物產工藝與我競爭。我亦力爭。尙恐不勝。今反放棄已有之物產而不能輸出。坐見漏卮日多。膏血吸盡。此中國之所以貧弱也。豈有他故哉。近年來憂時之士。痛國家日就衰微。憫人民饑寒交迫。或出外洋以求實學。或興工藝以救貧民。無如學者歸國。只知他國之長。不知本國所以然之短。偏執己見。鑿柄不投。甚至以所學不能見用。遂致灰心。別求生路。是以實業人才日益見少。此過於新而未能審察國情者也。又內地志士。雖奮興實業。冀塞漏卮。然又識見不宏。偏重一隅。多以本省人治本省之事。不獨資本不充。抑且人才不敷。當此貧困之際。全國人士同力合作。猶恐難以與外人競勝。若再分省界。必成散沙。事無一成。此過於舊而無國家思想者也。是以講新學數

游滇紀事

一

十年。談工藝十餘載。而未能發達者。職是故也。中國果貧弱乎。余不必縱論全國。卽以滇省一隅論之。知中國之貧弱在此而不在彼。換言之。在不能開闢利源之爲害。非交通不便之爲害也。據西人德斐士言。雲南爲中國之第三大省。余查滇中五金礦產豐富。各種出品繁多。惟其富庶不能稱之爲中國之第三大省。抑又何也。此無他。天產未闢。人力未周耳。以雲南氣候之佳。非他省所能及。土質之厚。亦他省莫能比。若藉原有天時及地利。而再加以人力。大利之興。可操左券。今滇中急宜推行者。約有數事。(一)羊(澳洲羊)宜畜養也。雲南多山。而水草隨處皆有。宜於畜牧。自不待言。而尤以畜養羊爲大利益。查澳洲產羊毛。每年銷額不下數千萬元。以滇省之大。如能廣加畜養。並詞以鹽。其毛色之光彩。可以比美於澳洲。年出數千百萬之款。亦甚易易。(二)油克雷(俗名金雞蠟樹)宜種植也。查澳洲此項出產。年亦不下數千萬。此樹他省種之多不相宜。蓋氣候不同耳。雲南天氣。頗似澳洲。而較溫和。此樹易於生長。闢十畝之地。植萬株之秧。用五六年之人工。費六七千金之資本。每樹一株。過五六年後。高可二三丈。能爲四五段鐵路枕木之材料。

每段即售洋一元。其獲利不啻十倍以上。二事資本不須多。時間無待久。個人爲之可。團體爲之可。即公家爲之亦無不可。事易辦而利速者也。(三)道路宜修築也。雲南地處邊徼。交通不便。甲於各省。其物產所以不能輸出者亦因此也。亟宜興築鐵路。能自籌鉅款。固好。否則可以商請中央借外資。以路作抵。條件不苛。主權在我可耳。總較全歸外人經營爲優勝。但鐵路修築不過一幹線。而離路線附近或稍遠之處。可以做行外國運貨汽車公司辦法。查運貨汽車一架。價約三四千金。汽車每點鐘能行百里。其速過於火車。小者能載貨數千斤。大者能載萬斤。上山下嶺。均可自如。僅將路線修平。寬至四五尺。填以沙子而已。較築鐵路。其費省至十百倍。如汽車不敷。再輔之以牛馬。應組織牛馬運貨公司。指定起迄地點。某某擔任某處輸運貨物責任。並規定價目。一律遵守章程承辦。並通飭各縣知事。相助爲理。以整理道路爲其重要考成。於是貨物無停滯之虞。出產自可源源不絕。即向之荒僻無人過問者。物產既有銷路。未始不可變爲繁盛之區。若鐵路一時未能興築。而汽車與牛馬運貨公司所宜即行籌辦也。(四)礦產宜開採也。有礦必先有

路。因礦與路須相輔而行。有礦而無路。則無由輸出。即能輸出。而成本過重。不能獲利。東川之銅。箇舊之錫。年出千百萬金。此盡人而知也。其他銅錫比美東川。箇舊所在皆有。或因尙未發現。或因道路不通耳。至於麗江金江永甯臨安之金。他郎昭通之銀。東川昭通之鐵。大理雲南間之煤。騰越之美玉。大理之楚石。均皆著名於當世者也。如有鐵路。輸運既易。出產自多。然未修築鐵路以前。則可用前法。暫以汽車牛馬輸運。以應轉運之急。惟開闢礦產。須以資本。並須有經驗之人才。本省資本人才不足。不妨借諸他省。使大利不致久棄。俾國與民交受其益。果能急起直追。十年後。雲南雖不能比諸江浙之富庶。決不致如今日常藉中央協濟。自處於貧困之地位也。余言雲南之非貧。並言中國之可富。其所以貧者。均所謂抱璧而饑。懷金乞食也。人見歐美各國之富。莫不曰實業也。工商也。然其大本大源。則別有在。余久遊歐美。見各國致富之道。別有精神。今以英倫論之。一般英人常以所收之金錢。存儲於國家。或地方銀行。而銀行收集所有現金。即借出於外國以生息。人民間之往來交易。幾無一不用支票。此無他。國家信用之厚也。以中國二萬萬方

里之大。四萬萬人民之衆。如實行銀行制度。國家信用一厚。人民不再將現金自儲或藏於地窟。往來亦均用支票。卽每年一人以現金一元。存於國家銀行。卽有四萬萬元之多。本能生息。息又轉本。循環不息。其利何窮。而國家又可藉以周轉靈通。得以維持金融於不敗。當國家需款正用之時。卽可募內國公債。不必再仰求於外人。以受彼之要挾。此余言中國有可富之道也。何以證之。余以雲南證之也。雲南今日可謂貧困已極。其所以能支持周轉者。多藉富滇銀行維持之力耳。是以尙無破產之事。銀行之力。固不重哉。當有事之時。雲南政府能維持此銀行。不使紙幣價格低落。誠爲有識矣。此次雲南爲舉義之首邦。獲勝之餘。百端待理。果能將實業振興得宜。以滇中五金礦之多。可以富敵全國。茲余調查滇中之出產。并敘述其各項之事迹。明知紀事淺陋簡略。不足以當博雅君子之顧盼。然余深知社會普通之心理。人事日忙。多厭繁而求簡。余所以爲此。不過藉以引起一般人之注意。曉然於雲南爲出產豐富。氣候良好之區。而非蠻荒烟瘴之地。使人才來歸。資本得集。俾將來雲南變爲富庶之中樞。爲西南半壁之重鎮。此篇未始非嚆矢也耶。

游滇紀事

陳垣同志遺書



民國四年十月。奉部派委赴滇。稽核鹽稅。余曾遍歷歐美。何憚一游。然聞雲南內地交通不便。又在瘴鄉。頗不欲往。余友莫立生 G. E. MORISON 顧問爲余言。自滇越鐵路開通後。由海防至雲南省城僅四日。交通已較便利。至於瘴氣。係在邊遠之地。省城近年無之。且述在華日久。游遍南北各省。以天氣論。當推雲南爲第一。又古迹甚多。可以藉此游覽。勝於讀史。并云如中國政府有差使派彼。由彼自擇省分。彼當指雲南。并欲久居其地。似不可不行。及見丁恩 Sir Richard Dane 會辦亦云。雲南氣候山水俱佳。丁會辦曾經赴滇調查鹽務。知雲南情形甚確。亦力勸一行。并云自下關鹽稅局一案發生後。總所視滇中稽核一職。極關重要。既歸自歐美。熟悉外情。又曾任外交及鹽務各職。辦事當能得手。務必前往。余素性好山水。又好奇。每聞有山水及古迹之可游。必欲一往。余不喜巴黎而樂瑞士。厭倫敦而愛華盛頓。蓋一則繁華。一則幽靜也。余又思滇中礦產豐富。出品繁多。更可藉此行以調查之。始決定前往。遂於本年（一九一五）十一月十日由滬乘船赴香港。香港

游 滇 紀 事

一

爲自海道往滇必經之路也。先是余領得部寄護照一紙。並經駐京法公使簽字。嗣有人謂當再由駐滬或駐香港法領事簽字。方爲妥當。及抵滬往謁法領事。據稱既經駐京法公使簽字。勿庸再由領事簽字。但爲慎重起見。復於照上加蓋領事館印信。並註明由上海經過字樣。誠可感也。別法領事即回旅館。摒擋一切。未幾驅車抵碼頭。登新疆船。此船乃太古公司新添之船。爲廣招生意起見。故船價尙廉。所惜飲食不佳耳。迨抵香港。因已由上海客棧知照香港客棧招待。故船到時。棧夥即前來照料行李。余則搭小火輪登岸。暫寓客棧。

香港

香港客棧分三種。一係普通客棧。一係外國客棧。（如香港旅館等屬之。）一係酒樓。可以住客。其價均較普通客棧爲貴。蓋普通客棧至多不過每日每客二元也。至旅館與酒樓則非四五元或三四元不可。香港不用他處錢。用須貼水。故未赴港時。余已在上海設法購得香港毫子若干。每十枚當大洋一元。並另在上海兌港幣若干元。以作香港費用。以

英洋易港幣每元須貼水五分。又海防爲赴滇必由之路。其地行使法幣名西貢紙。港幣聞不通行。以港幣換西貢紙。每百元當貼水六元上下。但在香港只可換得西貢紙。現洋則不易換出。然攜有西貢紙。到海防時。可以換得現洋。較在香港爲易也。至法國錢。只行用於海防及老街地方。過老街。渡一橋。卽爲河口。係中國地面。又用華幣。或英洋矣。幣制之不同。有如此者。十六號由香港乘于愛船（孖地公司）赴海防。香港赴海防之船。只有兩家爲好。（一）大古公司船。一名開封。一名松江。（二）孖地公司船。一名香港。一名于愛。余所乘者。卽孖地公司郵船于愛也。較上海至香港之船爲小。此船只赴廣州灣海防二處。不再赴他處。故到海防。只須兩日有半。如乘開封船。須至三處。當多費一日時間。故有事之人。總以乘法國郵船爲便也。惟郵船二等票。須三十二元。如帶僕役一名。再寫統艙票一張。須洋九元。則反較大餐間爲多。故甯買大餐間票。其價不過四十元。可帶一僕。該船房間甚小。不及赴海外輪船頭等房間之寬廣。每房二床。一睡櫬。行李過多。只可放在統艙。惟無人擔負看守之責。殊屬不便。船中侍役皆安南人。頭束髮。繫黑巾。面與華人略

同。惟赤足耳。彼等稍知法語。多能操廣東語。行人倘不知法語及廣東語。則大窘矣。船未開時。曾有英國巡警局員來船查看搭客。有無違禁物。余居大餐間房中。忽來一人。要啓余箱。余謂汝係何人。彼以巡警局員兼偵探對。余云請先示證據。彼立時在懷中取出執照。余遂啓箱聽其查驗。此人因余要其示憑據。稍不滿意。然以法理行之。不能不如此。蓋恐有人冒充也。彼本欲一一檢查。嗣問余由何處來。余云歸自歐美。近由政府派赴雲南。故彼未看畢。卽倉卒而去。渠去後。余詢船中茶房。何故檢查。據云近因歐戰。慮奸人由香港私運軍火出口。是以檢查。由香港乘船出口時。見香港形勢天然。較余赴英第一次（一千九百十年）察看時。尤爲詳確。見進香港第一層口門。羣山繚繞。小島棋布。再進。又有一良港。凡檢查入口稅品小船。皆由此以登外來大船。再至第二層口門。內又現一廣大良港（一二層口門均築礮臺）左爲香港。右卽九龍。而香港高峯聳峙。街市皆就山坡建立。有上山電車。山之左有酒店。極頂則爲英兵駐紮之所。可以遠望數十里。九龍地勢較平。近港處頗低下。後山雖高。然亦不及香港也。香港九龍對峙。港內輪船如蟻。帆

舶如雲。實亞洲西方第一商港。亦即英人東來駐兵之重鎮也。前查舊金山華人出口金錢至香港册。每年達四十兆元美金。舊金山一處之數如是。設合上海、廣東、澳門、海防、以及南洋羣島、朝鮮、新加坡、檳榔嶼等處言之。金錢之多。更不可以數計矣。現值歐洲戰事。香港防守甚嚴。凡關係軍事信件。皆不准發寄。其往來於香港之信件。亦須開拆檢查。由香港至海防。舟行一晝夜。始抵廣州灣。

廣州灣

廣州灣地勢平坦。無巍峨氣象。且亦無大建築。法人之經營力。較英人薄弱。可見一斑矣。但灣內水深曲折。可容巨艦。亦良港也。商務不甚發達。故廣州灣法國郵船至此。僅停半點鐘即開。搭客貨品均少。十七日上午九點由廣州灣開駛。十八日早十二點鐘至海防。

海防

余見海防口外。左右連島。矗立海中。形勢天然。入口後。見內河亦左右抱護。兩岸平地。極爲膏腴。安南分爲兩圻。一曰北圻。二曰南圻。海防河內。老街等北圻也。西貢、港南順

化等南圻也。亦猶我國南方北方之分。安南產米極富。且每年產三次。四月八月十二月爲收穫期。前此不准出口時。米每石僅售洋二元八角。繼因銀根吃緊。無錢交通。故法政府准其出口。現售每石法幣四元左右。船抵埠時。即有關員來船查驗。所有民船。均不准靠近船邊。迨關員驗畢。客棧中人始得上船接客。關員中則用安南人爲繙譯。稍知粵語。渠曾向余索護照給關員驗看。關員一見護照。係駐北京法公使簽字。乃另寫一小白紙。准余等及行李一律登岸。毫無留難。而行李亦未檢查。如無護照。無論何人。不准入境。照安南入境章程。如春二月以至七月。船至海防。須候數日。查驗疫病後。方能放行。余抵其地。以不在期限內。故未候之。查海防地方不大。商務亦不見發達。華僑經商於此者。約有六七千人。粵人居最多數。閩人次之。他處之人甚少。粵人中以代理行生意爲最大。所謂代理者。即轉運公司別名也。運出入貨於海防。最大者當推東南利等代理行。至雲南出口貨。運往海防者。若火腿。若茶葉。皆爲大宗。其他藥材亦多。安南自歸法人經營後。凡美品經過其地。必苛徵重稅。且所定稅則。可以隨時更改。初無一定標準。非如我值百抽

五之比也。法人見各處美品。凡能暢銷者。必收極重之稅。安南政費。即以各項稅款充之。而名目繁多。有所謂店鋪稅。有所謂人頭稅。人頭稅分三種。一等每月每人十元。二等每月每人二元。三等每月每人一元。此專指對於華僑而言。若係安南人。則征稅不及華僑之半。以安南人爲其保護國之人民也。華僑因無領事。故一切事務。無人代爲管理。倘與安南人爭訟。審判官往往曲護安南人而釋放之。置案不理。華僑雖憤憤然。亦無可如何也。因此之故。安南人遂遇事欺侮華僑矣。海防華僑設有中華會館。每三年公舉一人爲會長。法人年給會長洋五百元。凡一切收稅及宣布命令等事。均由會長轉達各華僑。惟此等會長。祇有奉行之職。而無爲華僑謀利益之權。華僑之在安南者。海防約六七千人。河內約三千人。老街約一千人。統共約達萬人。余此次抵安南。華商前來謁余。咸云我政府能派一領事駐河內。管理華僑事宜。則僑民受福不淺矣。在海防住一夜。卽於次日晚車赴河內。

河內

游 演 紀 事

四

余由海防至河內。沿途見禾田無際。正在收穫。既見穫稻。又見插秧。蓋安南每年收穫三次。此第二次也。海防十月。幾與內地四五月天氣相等。河內天氣稍涼。然夾衣亦可適體也。安南人貧苦者甚多。居則陋室。食則粗飯。衣則黑布。一望而知爲下等民族也。人民懦弱。驅策甚易。設無法人經營之。則惟有終隸於我之藩屬而已。安南農事。極與我國相合。惟稍覺粗鈍耳。此一般無教育之人。不能自行經營商業。除從事農業外。絕無他事。可以謀生。貧民衣食不給者。比比皆是。誠可憫也。

安南人無論男女。皆赤足黑牙。故用藥品染成黑色。吾人以爲不雅。安南人以爲美觀。安南地方既屬膏腴。天氣又和暖。出產既多。生活自易。以致民安於惰。事無進步。及屬於法後。供差納稅。生計日艱。惟城市經法人整頓。兵丁由法人訓練。頗有可觀。使無法人管理。決不能如是。優勝劣敗。天演公例。自不治必待人治。以致主權人操。自居奴隸。茫茫大地。又豈一安南也。良可慨哉。

由海防至河內。約五點鐘。下午一點鐘開車。五點鐘到。至加林站。卽有海防連號之棧。

房前來招待。河內爲安南極大地方。法國安南總督駐焉。說者謂當日地方並不甚大。後經法人一番整理。故街道既寬且潔。遂變爲安南重鎮。境內川流交貫。交通稱便。成爲富庶之區也。當至河內車站時。法人索行人護照查驗。余至棧房後。有法人來棧索取護照。持去數點鐘。始又由棧主取回。交余收之。在河內住一夜。遂於翌日赴老街。

老街（即河口）

由海防至河內。老街均用法幣。故華人來此。宜先在香港換西貢紙。以備應用。海防至河內。爲時不過五鐘。可不必帶點心。如由河內至老街。則須稍帶食物。以備午餐。以車中無物可購也。沿途車站。土人所售之物甚惡劣。不堪入口。老街過河。即爲河口。過河口。法幣又不通行。即用亦不貼水。（英洋一元換法幣時須貼一角）且買火車票。又須用富滇銀行鈔票。英洋一概不用。可怪之至。而行人尤宜注意者。即老街河口稅關也。

河口火車六點半鐘開行。開行前半點鐘。須在老街法國稅關查驗一次。甫畢。又須在本國稅關查驗一次。如行李多者。往往趕不及火車。致誤行期。余行李亦多。因能操外國語。

游滇紀事

五

與西人直接。故途中尙無留難。得以即時上車。亦云幸矣。

由河口開車。經過波渡等地方。因鐵路被水冲毀。約十五華里。不能通車。須繞山行。乘過山兜。每人費洋一元。若乘馬只須半元。（過山需時兩點鐘）山高約在三千尺以上。懸崖絕壁。直立如屏。倘一失足。則人由山上跌下。無一生者。此間設有轉運公司。每大件行李。索洋五毫。惟行李每件不得過六十斤。以便馬駝。又至碧色寨附近地方。有名大莊者。俗名草壩。車由水中行。因車路被湖水淹沒也。當日法人勘路線。何不由山邊過。獨由湖中行。近三年間已兩次被水淹沒。急宜改道於山邊。或能使湖水涸之亦可。余未至之先一日。須換船渡過。是日則直接到阿迷州。不必在碧色寨宿也。在大莊換車。搬運亦須出費。是夜遂抵阿迷州宿焉。未至阿迷州以前。經過芷村。該村位置在山嶺中。地形平坦。又上蔭至文富一帶（安南境）景緻甚佳。幾同瑞士。

阿迷州至雲南府

二十二日早由阿迷州動身。車票一切。均由棧房代爲辦理。沿途無甚可觀。將至雲南府。

見連山環抱。中現一極大平原。遠觀金馬碧鷄。近見蛇山五華。俱列目前。一種巍峨氣象。當知山川雄厚。人物挺生也。回憶永歷帝建宮殿於五華。吳三桂僭尊號於南詔。歷史有名。至今方見。西人云。讀書不如游歷。誠不虛也。是晚抵省城。寓南城。外白尼理大旅館。二十五日遷至海心亭畔新寓。以後紀事。得暇再隨時述之。

滇南名勝

雲南府省城

唐代宗乙巳永泰元年。鳳伽異築。至明太祖壬戌洪武十五年修。周九里三分。高二丈九尺二寸。共六門。南曰麗正門。樓曰近日。大東門曰咸和。樓曰殷春。小東門曰敷澤。樓曰璧光。北門曰拱辰。樓曰望京。大西門曰寶成。樓曰拓邊。小西門曰威遠。樓曰康阜。

城內有五華山。在城之中央。上有拜雲亭。現改爲開武亭。亭東爲諸葛武侯祠。又東爲潘勞二公祠。拜雲亭之西。爲憫忠寺。南詔時爲高智昇宅。明季爲永歷帝故宮。清初爲吳三桂僞宮。憫忠寺建於元。五華書院始於清。光緒季年以憫忠寺後之餘地。改建師範學

游滇紀事

六

堂。民國成立。師範學堂移於舊督署。以其房舍爲都督辦公處。民國二年軍民分治。又拓山之陰爲民政長署。三年改設巡按使。以舊撫署爲行政公署。以五華山爲將軍行署。開武將軍將拜雲亭改名開武亭。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雲南舉義後。又將將軍行署改爲都督府。民國五年八月十日軍民又分治。都督改名督軍。巡按使改名省長。督軍省長各公署均仍住原處。督軍公署洋樓高聳。如出雲表。登開武亭四望。見金馬山臨其左。古柏參天。蒼翠如雲。昆明湖臨其右。汪洋浩蕩。一望無際。再俯瞰全城。均在目下。雙塔當前。湖亭在後。形勢雄壯。爲全省冠。

城西北爲吳三桂邸。今惟餘池沼園亭之址而已。相傳卽今之講武堂附近地方也。講武堂之左爲海心亭。有寺。清康熙三十一年建。香火極盛。寺旁有魚池。游鱗千百。游泳荇藻。間飼以餅餌。則爭食。頗爲樂觀。亭邊有石路。兩旁皆樹。樹邊流水。夏日潺潺。如入清涼世界。誠爲幽雅之地也。俗謂之海子。余所居之處。面臨此海。海中已開爲田地或魚塘。日聽漁歌互答。大有在城如在野之概。時至春日。見垂楊綠柳。翠色宜人。五華當其前。貢院臨

其後地方尙不惡。惟四邊太空。難以防賊耳。余宅之左。相去數十武。卽爲青年會會所。海心亭之東。法國領事署在焉。署東有法國郵政局。法國醫院。城東有英國總領事署。及電報局。城南有鹽道街。鹽運使署在焉。署左卽爲雲南鹽務稽核分所。并附設黑井區收稅總局於其內。日本領事館在城內三牌坊。德國領事館。電報局。郵政局。海關。均在南城。外火車站附近。出火車站卽爲白尼里旅館。余初到所住之處。車站旅館。與海關相近。有法國旅館。此爲昆明城外（雲南省首縣）之二外國旅館。由火車站進南門。繞過金馬碧鷄坊。該處爲百貨匯萃。人烟輳集之所也。

省城公園。在南門外碧鷄坊之西。前清季年所築。大門凡二。門內正面爲乙樓。卽洋式樓房也。樓西爲富春亭。作方式套環形。其北爲延秋亭。樓之東有停雲館。館之北爲萃春亭。結構雖俱有匠心。然工作草率。恐難以持久耳。乙樓之南區。爲南部。其大廈巍峨者。園外之三皇宮也。倚三皇宮之後者。爲得月亭。有池繞之。其東相間以堤。堤之東又有巨池。池中花山如島嶼然。其南爲大餐館。再南則爲雲華戲園。登乙樓遙望。見東西二寺塔左右

游 滇 紀 事

七

矗立。東塔在長樂寺。高十三丈。西塔在慧光寺。高八丈。兩相對峙。舊志云。二寺皆唐南詔弄棟節度使王嵯巔建。自唐文宗太和三年開工。至宣宗大中十三年。凡三十年始竣。工。大匠尉遲恭韜造。查東塔久燬。前清光緒間重修。今名東塔爲新塔。西塔爲舊塔。省城既有此公園。一般士女。花晨月夕。游於其中者。絡繹不絕也。

按金馬碧鷄兩坊。係由金馬碧鷄二山得名。考滇史雲南府省城外二山。東爲金馬。西爲碧鷄。周時西天竺摩竭國阿育王。生三子。長福邦。次宏德。三至德。王有神馬。其色如金。三子爭欲之。王令縱馬。以轡私授至德。下令曰。能獲者與之。至德部衆追至東山。以轡收得馬。至德卽止焉。故今名山爲金馬。福邦宏德部衆繼往。聞至德已得馬。二人乃屯於西山。時山有碧鳳。土人不識。呼爲碧鷄。二人亦同止焉。故今名山爲碧鷄。阿育王念滇遠。恐三子不得歸。遣其舅氏神明者。統兵以迎。將歸。哀牢夷阻道。三子遂不得返。既歿。福邦爲碧鷄山神。宏德爲巖頭山神。至德爲金馬山神。漢武帝聽方士言。遣諫議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鷄之神。褒未至滇。至蜀中。望祭而回。移文於二神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

精神馬。縹碧之鷄。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後至南詔大蒙國王。异牟尋封金馬碧鷄二神爲景帝。

圓通寺

在省城東北隅。爲城內巨刹。蒙氏時建也。門首有圓通勝境四字。近改爲幼孩工廠。寺中有一亭。亦甚壯麗。但中無一物。亭後卽爲圓通寶殿。中有大佛三尊。左右柱上有二龍環繞。殿前有許弘勳所書佛谷雲深四大字。殿後卽係螺峯山。又名圓通山。查省城以陞山爲祖山。中出爲螺峯。五華會城宅焉。余至殿後。左有一門。名采芝徑。入內石磴旋折。見有一土牆。據寺中人云。中係石洞。緣崖而上。遙望牆內有納霞屏三大字。係前清康熙中總督范承勳所題。下有潮音洞。深邃莫測。相傳螺峯之下。有蛟潛其中。建寺鎮之。寺設鐘鼓。蛟不能存。蛟去水涸也。惜洞被土牆圍之。不能入觀爲憾。或云自建圓通寺後。蛟患息。洞門遂塞。右有一洞。曰雲津。亦不知塞自何年。人多未知者。檢滇志載有明萬歷李巡按本

游滇紀事

固游雲津洞詩一章。是此洞尙未塞也。詩云。『丈夫意氣凌高秋。飛行八極隘齊州。匹馬西南天際頭。貪奇到處爲冥搜。昆明之左巖山陬。中有仙窟結蜃樓。神藏鬼呵誰敢求。我來始得探其幽。洞口倒涵丹水流。長橋天矯偃蒼虬。振衣前度恣夷猶。森森石筍排戈矛。側身一罅偃而僂。手闢洪濛觸不周。別有天地非人謀。列炬大詫爭先投。奇奇怪怪爛不收。萬頃芙蓉翔鸞鷗。百寶流蘇控玉鉤。千絲瓔珞懸燈毬。琪花瑤草紛相摻。石髓天漿旨且柔。瓊瑋陸離眩人眸。煙花繚繞紫雲浮。髣髴洪崖拍浮邱。驂駕白鹿與青牛。鸞回鳳舞彈箜篌。步虛歌來音韻遒。恍疑臨風到十洲。俯首塵世如蜉蝣。洞天深處水悠悠。欲往從之道阻修。恨無太乙蓮葉舟。四顧蕭然不可留。卻尋歸路吟且謳。此日眞成汗漫游。散髮箕踞倒玉甌。劃然長嘯山鬼愁。神仙本是英雄儔。蓬萊清淺不盈杯。巖巖富貴安足籌。棄之於我如浮漚。向平婚嫁幾時休。松風萬壑來颼颼。』惜乎今二洞均被圍塞。而不能一游爲恨耳。土牆外有關壯繆及觀音石像二尊。再上爲觀音殿。係在半山之中。面向圓通大殿。但觀音神像已毀去。僅破屋一椽。此殿建於大明崇禎十二年。殿之右有呪蛟臺。此

臺後有新牆圍之。雖見山上尙有一接引殿。然不能直登。余欲以窮其源。遂繞道東門。由城牆之旁入接引殿。其中亦空無一物。出殿見城牆一帶。桑林繁茂。大有杭湖風景。登後山遙望。見遠山近水。蓮池禾田。均現於目前。令人心曠神怡。越一土牆。至一平山頂。係光復時陣亡諸將士葬於此。名曰偉人墓。以石爲之。其形如欄。墓向五華山。圓通寺後之山皆石。獨此處無之。地亦高聳。形勢巍峨。頗爲壯觀。余游畢。繞昆明北倉而下。出北門往尋陳圓圓墓。及其梳妝臺遺址。

陳圓圓梳妝臺

昆明縣志云。吳三桂既死。相傳其美人陳圓圓久已入道。迨雲南平定。陳之死已數年矣。安阜園在城北近商山處。故老云。有圓圓墓在焉。其旁卽梳妝臺遺址。余往尋之。見商山處僅有明永歷帝灰骨處一碑。不見圓圓墓。詢問本地士民。亦無知者。惟云商山前有一大土堆。卽當日圓圓梳妝臺也。余遂往尋之。登土堆遙望。見城牆作岸。寺觀爲屏。左有蓮池。右盡禾田。一望無際。今日雖成土堆。想當時必爲畫閣。當闖賊入京。獲吳三桂之父。三

桂本有降意。及聞圓圓被擄。三桂衝冠一怒而乞兵於滿清。陽稱誓師討賊。陰實爲圓圓也。使中國大好河山。歸於滿人之手者。幾三百年。明固亡於三桂。其實因圓圓一人也。圓圓曩時爲絕代之佳人。今者一堆黃土。數點青燐。而香塚何方。牛眠未卜。撫今思昔。能無美人香草之思。圓圓雖不能與錢塘蘇小。虎阜貞娘。存遺墓於千秋。然芳名赫赫。爲有明一代作結束之豔史。當亦與歷史長存於萬古也。圓圓去今幾三百年。尙有人尋芳塚。登妝臺。流連不忍去者。其魔力之大。可想而知。吾知千百年後。必尙有人以尋其豔迹者也。

黑龍潭

余性好山水。假星期餘閒。一遊名勝。於一千九百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清晨乘肩輿出東門。往遊黑龍潭。同人先期約定。並治佳穀以備午膳。同往者有鍾君召菱。唐君阜常。林君翁如。龐君幸蓀。李君靜安。郭君次卿。李君鏡湖。黑龍潭離城三十里。十點半到寺。雲南山水秀麗。人物挺生。以英靈之氣散爲百卉。如滇茶之種七十有二。扶桑五色。豔同霞綺。以及奇花異植。未經見者。筆不勝記。今乘該寺茶花甚開。前往一觀。藉飽眼福。余一人先

到少焉。陳君古儀、袁君樹五等亦到寺遊覽。相與偕行。指導各名勝。寺有四美。卽漢祠、唐梅、宋柏、明墳也。入寺門見有一橫額。上書漢黑水祠。祠中有大茶花一株。花紅似火。色鮮如珠。眞余從來所未見也。再上一層見宋柏兩株。高出雲表。枝幹扶疎。根大十圍。相傳爲宋時所植。又再上一層。卽唐梅處也。見梅根甚老。知係古樹。由老根而生新枝。得山靈而花發。奇豔古梅似畫。筆所難描也。梅邊左廂有石刻唐梅一株。並阮文達公詠梅詩句二律云：（千歲梅花千歲潭。春風先到彩雲南。香吹蒙鳳龜茲笛。影伴天龍石佛龕。玉斧曾遭圖外劃。驪珠常向水中探。祇嗟李杜無題句。不與逋仙季迪談。鐵石心腸宋開府。玉冰魂魄古梅花。邊功自壞鮮于手。仙樹遂歸南詔家。今日太平多雨露。當年萬里隔煙霞。老龍如見三滄海。試與香林較歲華。）遊畢而出寺。寺左山坡下有明薛爾望先生墓。先生於明末以諸生全家殉難葬於此。現滇紳爲先生建祠一所於其側。以誌景仰。墓前黑龍潭。卽薛爾望先生全家死節處。潭水極深黑。潭中魚類甚多。得食卽羣赴爭之。潭旁一亭名魚樓。道光間總督阮元重修。有一聯曰：寒潭千載雪。玉骨一堆香。山下之寺有雅座。（

銅瓦寺

山上亦同）同往午膳。遇法交涉員蘭必思君於此。渠亦來遊也。蘭君先行。飯後林君等亦因事先回城。余與鍾唐龐三君同赴銅瓦寺。俗稱金殿。余與鍾君乘轎。唐龐二君騎馬。出黑龍潭不數里。路過開武將軍唐母之墳。渡一小河。直達銅瓦寺。

大觀樓

在省城西門外十里。樓臨草海。草海之外爲滇池。池方數百里。跨昆明安寧晉寧三縣。水

如倒流。故曰滇水無洩處。或曰由西南流入金沙江以趨蜀。未知是否。將到大觀樓時。見樓之左。有衆舟泊焉。另有滇紳自置備之船二艘。專爲遊海之用。有相識者。可以借之。樓前切近草海邊。有新建之樓。登高遠眺。見海水澄清。大有秋水長天一色之概。遙望西山。若隱若現。殊覺爽氣飛來。俯瞰近湖一帶。蟻舟往來。帆船如雲。樓後有石砌之魚池一所。亦楚楚可觀。池後又有一亭。雖非畫閣雕梁。然亦具有匠心。左右又有迴廊。交通於亭樓。雨天可免溼足。亭之西有新建洋樓一所。傳云將租於西人消暑。計兩層。前有空基。可植花草。後有湖水。可養魚鱗。樓邊有楊柳多株。遠觀山色。近挹綠柳。湖水沈鮮。令人怡悅。雖非世外桃源。然亦滇中勝地。登斯樓也。心曠神怡。如在夏日。得與二三知己。借賃一椽。或把酒吟詩。或對樽邀月。或抱膝作竟夕之談。或泛舟作煙霞之客。較西湖之亭閣。瑞士之樓臺。未遑多讓。余足跡遍全球。到處厭城市之繁。隨地尋山水之樂。斯樓也。雖余言之不免過甚。然幽雅宜人。固有使余不得不過言者。表彰名勝。昭示來茲。或亦詩人墨客之所同情者與。

曇花寺

某月日有友人來約遊曇花寺。該寺距省城約八九里。乘輿一點鐘可到。入門爲一殿。殿之右廂有一門。過此門。有一花園。見茶花與玉蘭盛開。茶花如珠。玉蘭似玉。爭相豔麗。余前至黑龍潭。金殿。雖見茶花一二株。花色甚佳。然不及曇花寺之多。寺後有一園。亦多奇花異草。是日天氣晴和。士女如雲。值此良辰美景。皆來一遊也。園中茶花之美麗。尙不及該寺之後院。逼近道人房舍處者。尙有最好茶花數株。但無人介紹。不能入。余與王君等入後院。見茶花兩排。內有水紅色二三株。其色之美麗。真無能與之比者。吾等流連多時。不忍舍去。道人云。他種茶花尙可出售。此種甚少。僅供游覽。不能售之。否則雖出重資。余亦當攜之歸也。有某滇紳云。各國皆有國花。如日本以菊爲國花。中國如採用國花之制。當以茶花爲國花。此言未免過於偏也。此等茶花。他省未之見。卽有亦係甚小。不足與比耳。然不能一省之花。代表一國之花。滇人未出門者。常云金馬碧鷄坊。可以甲於天下。及至京師觀宮殿之大。至山海關觀長城之雄。然後可無言矣。日本以菊爲國花者。蓋到處